

展村务。虽然当时存在“蒙汉分治”的政治格局，但在基层行政事务上“分治”并不明显。吴坝村另一道光十五年石碑上，布施人“六十八”名字上方标注了“蒙古”二字，我们推测这是因为它同汉族名字无异而特意说明的，这也表明道光年间当地蒙古族已借鉴汉族取名习惯。

三、将军尧镇马尾河建桥碑记

马尾(yi)河是汉族群众对将军尧镇内的黄河支流“莽利郭勒”(弯曲的河流)的称呼。马尾河流经将军尧镇东南部的栋素海驿站，该驿站设立于清康熙年间，是沟通北京与内、外蒙古的诸路驿站之一。驿站设有章京(掌盖)、昆兑，有服役站丁48名，以及相当于一个苏木的牧民。清道光年间，栋素海驿站开始放垦，汉族百姓陆续由周边地区迁入这里定居。村落、手工业作坊、商铺相继在此兴起，而马尾河定期泛滥又无桥梁可通严重影响了当地商贸行旅往来，尤其是阻碍了这里盛产的食盐外销。

清咸丰四年(1854年)，驿站盐业作坊宝源号财东高锦文首倡在马尾河上建桥并带头募捐，周边农、牧、工、商等六百余人户响应集资。咸丰八年桥梁

竣工并举行了开光仪式，九年树碑记录建桥经过及开销、施银账目。

在马尾河建桥碑记里，我们发现作为“经理”的工程领导小组中，蒙汉兼有，他们应当是公推出来的地方有望之士。而竣工开光仪式则由驿站内广聚寺召(塔并召)的“正住持经伯大喇嘛”率众僧完成。驿站的掌盖、昆都还出资钱叁仟文热热闹闹地请了一台戏。与驿站毗邻的准格尔旗两个苏木的章京脑亥弋、哈力也代表牧民们上了布施。此外，施银账目里有蒙古族“色令那密、生木沁甲浪、点力圪尔、门肯、刀尔计、吾目尔台吉”等二十人。其中土圪色的布施并非银两而是二十亩土地，这极有可能证明此时的驿站草场已非公有，而是随着农垦的开展，将其分割划拨到了所有站丁的名下。

马尾河建桥碑记为我们勾勒出了清咸丰年间，栋素海驿站的官员、站丁、喇嘛与汉族商人、士绅一起建设家园的热闹场景。我们从碑记所列支出账目的“烟茶伙食、油酒火药、羊烛牲肉、香昏干菜、开光祿用、出赁棚鼓匠、赏戏”等字眼中，能够想象出这不光是一项解决了群众实际困难的民生工程，还是一道蒙汉人民聚餐、赏戏、崇佛、听鼓的欢娱盛宴。盛宴之上既有红衣喇嘛诵经击鼓的藏传佛教开光仪式，又有梨